奋斗·青春

云中哨所

■马三成 雷卓立

边防团团长李广华一上任，就给团里海拔最高的哨所打了一个电话，问有没有什么困难。官兵们说没有困难，请团长放心，他们一定守好这个“天上的哨所”！李团长说，等处理完团里的急事，一定要去看看这些“云上的弟兄”！

这就是卓拉哨所。卓拉，藏语“山上之山，很高很高的地方”。卓拉哨所，海拔4000多米，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脊上。因为终年大雪覆盖，交通不便，被称为“挂在天上的哨所”。

一

卓拉哨所离团部直线距离不远，但走起来却有点遥远。

2019年4月，大雪封山的卓拉哨所电话线坏了，通信连连长何旭带着两名战士前去巡线。早晨出发时乘车，车到半山腰就被积雪堵住了，只好徒步爬山。

这里的气候说变就变，刚刚还是阳光明媚，不一会儿乌云压顶，转瞬狂风大作，暴雪弥漫。刚翻过几个山头，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连经常巡线且在卓拉哨所当过2个月哨长的何连长，竟然也迷路了。

凭着记忆，他们在雪山上跋涉，彻骨的寒意让他们浑身寒颤不止，仍没有摸清方向。雪越下越大，3个人在积雪中跋涉，一脚踩下去没到大腿根。雪钻进手套和作战靴里，化成水，再结成冰。

何连长心里很清楚，这里的山上冻死过人。他们一路走一路放声喊，期盼山上的战友能听见。可是风雪肆虐，无情地吹散了他们求救的声音。

他们筋疲力尽地在一块大石头背后避风。何连长把自己的保温杯拿出来，让大家喝了几口水，吃了几口压缩干粮，再把自己换洗的秋衣秋裤，拿给两名战士当围巾，防止雪往脖子里钻。

大学生战士杨智棋有些害怕地问，连长，这里没有信号，如果没有人搭救，我们会不会冻死在这里？

何连长坚定地说，不会的，相信我！卓拉哨所官兵经常走这条路。咱们边走边联系，一定会找到路的。

又在风雪中摸索了几个小时，战士杨智棋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。有信号了！何连长赶紧让他联系团里值班室，请求救援。卓拉哨所派出人员下山接应，边走边喊，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找到了他们。

当他们踏进卓拉哨所时，已是深夜。

二

卓拉哨所几十年来没有车路，各类物资基本上靠人背牛驮。用水依赖凿冰化雪，罐头和干菜是餐桌上的主角。

2013年边防公路修通，2017年底索道建成，官兵冬季背菜吃的难题才有所缓解。但是，索道也常出问题。2019年3月，卓拉哨所官兵就背了一个多月的菜。

那天，下雪、起雾。下山他们有绝招，坐在背囊上滑雪而下。在半山腰的连队装好菜，再回到山上哨所，只能靠爬了。

雪越下越大，还不时夹带着冰雹。福建籍新兵林元是第一次背菜，竟忘了戴手套，不一会儿手就冻得受不了了。

雪深，需要手脚并用地爬。林元爬了不长时间，手便冻僵了，加上指甲盖大的冰雹，一个劲儿砸在手上、脸上，林元疼得直咧嘴叫唤。

跟在林元身后的藏族老兵朋毛冷知，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递给林元。林元不忍让战友替他挨冻，坚决不戴。朋毛冷知说，兄弟你戴上，我们老兵皮厚，你们撑不住！林元戴上手套果然暖和多了，爬山也有劲了。

林元手脚并用地往上爬，小狗“小花”也喘着粗气和他一起艰难地往上爬。

哨所有五六条狗，林元最喜欢“小花”。那天他们互相陪伴着一起爬回了哨所，大家都说“小花”是小英雄。

没想到第二天，“小花”死了。官兵们都难过地说，小花出生才四五个月，它是因为背菜而累死的。林元也非常伤心，他和3个同年兵把“小花”埋在了哨所旁边，用石头堆了一个无言的墓碑。

大学本科毕业的韩乃德，虽已年过而立，却是卓拉哨所的新兵，体能一般。2018年2月从连队驻哨，2019年3月底，他第一次下山背菜。那天，出发时他身体便不舒服，从山下往哨所背菜途中，突然肚子绞痛，特别难受，但他怕影响大家，一直忍着不说。

他忍痛爬山，走走停停，掉队了。带队的藏族排长贡嘎次仁发现了，把韩乃德背囊里的菜拿出一半，放在自己背囊里。但韩乃德还是跟不上队伍，贡嘎次仁又把两个藏族战士朋毛冷知和洛桑旺堆叫过来，他们3个藏族战友把韩乃德的菜全部卸下来，分担在自己的背囊里。一路上，贡嘎次仁一边鼓励韩乃德，一边不时回过头，拉他一把。走进哨所后，大家让韩乃德坐在炉子旁烤火，有人给他端水拿药，有人给他熬稀饭、做小菜，还有人帮他拿来干衣换上。第二天，当韩乃德醒来，烤干的衣服和鞋子已经放在了他的床头。那天，他在日记里写到，哨所温暖如家，处处充满正能量，落后的人也能坚强起来。

三

卓拉哨所有一个很大的储水罐，大家的生活用水全靠它。夏天还好办，冬天储水罐结冰，需要人下去把冰砸开，再用水桶提起来，递到头顶的储水罐出口。每次打水，排长贡嘎次仁都是当仁不让地自己下去。

贡嘎次仁每次下到储水罐砸冰提水，都需要提二三十桶水，冰水顺着胳膊流到衣服里，最后全身衣服都湿透了。

战士们心疼地说，排长你上来，让我们下去提几桶。贡嘎次仁却说，不用，衣服湿了一会儿烤干就行了。你们年龄小，我怕你们身体受不了。再说了，让你们下去，我在上面也会担心受怕。

卓拉哨所进入三四月份后，天天电闪雷鸣，电器被雷电打坏了不少。每当这时，官兵们只能关闭门窗，坐在木床上，谈天说地，聊天解闷。排长李舒擅长讲故事，他常常给战士们讲十八军进藏的故事，讲西藏军区部队守防的故事，他还鼓励大家人人讲故事，让“卓拉故事会”成为了一个生动的课堂。

哨所虽然缺氧，但既不缺少学习的兴趣，也不缺少生活的乐趣。业余时间，排长罗培教大家学藏语藏歌，战士夏梦鑫教大家弹吉他，老兵苏枫复习文化课，准备报考西藏民族大学。

在卓拉哨所待了15年的老兵孙少周，每次休假都要从昆明老家带几盆鲜花到哨所。去年退役前，他还把老婆孩子接到哨所住了一个礼拜。让家属教大家怎么做饭，让女儿跟着战士们到界碑前扫雪。他坚持给大家做家乡菜，还鼓励大家人人做家乡饭，把哨所简单的蔬菜，变成了多种多样的可口饭菜。

连长梁辉和指导员陈龙轮流到哨所蹲点执勤，与战士们一起背菜背水，一起建设战备阵地，使哨所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

2019年5月1日，团长李广华爬了五六个小时的雪山，来到卓拉哨所。听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后，李广华感慨地对哨所排长罗培讲，卓拉哨所海拔高，建设标准也一样很高！

四

那天，藏族排长罗培和士官周立锋休假归来。卓拉哨所倾巢而出，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，互相握手拥抱，喜笑颜开地查看他们带上来的“宝贝”。

罗培笑着说，咱这儿海拔高，高压锅总是蒸不熟馒头，大家吃大米都吃腻了。这次休假从山下亚东县城买了些馒头、花卷和水果，还有自家做的牦牛肉干，让弟兄们解解馋。

士官周立锋从内地老家归来有点高原反应。班长杨东儒拿来抗缺氧的红景天和丹参滴丸让他服下；吕胜超帮他铺好了被褥，让他休息；夏梦鑫熬了稀饭，做了他最爱吃的土豆干锅鸡和青菜，端到他的床头让他品尝；向江打来热水，帮他脱掉湿漉漉的靴子让他泡脚；梁雅运帮他烘烤湿透的衣服，又把烤干的衣服和靴子放到他的床头。

卓拉哨所只有冬天宿舍的炉子常年不灭，另一个更温暖的火炉是哨所的兄弟情、战友爱，其热度能把每一个人心中的“冰雪”融化！

卓拉哨所在一个制高点上，要翻好几座大山才能抵达。2013年修了道路，但大雪封山七八个月，官兵下山都走小路。

2017年4月的一天，战士戴帅和陈州祥下山归建，走到二号坡的积雪路段时，戴帅不慎跌落悬崖，头碰到了保护围墙的铁丝上，从眉头到鼻梁骨划开一个大口子，鲜血涌出，染红了脚下的白雪。

陈州祥从背囊里取出枕头套，捂住戴帅的伤口，让他按压止血，自己则飞一样向山下奔去。

陈州祥跑到半山腰的排点，气喘吁吁地向时任连队副指导员陈龙报告。陈龙让老兵葛江洲、卫生员孙少周和义务兵马明考前出救援，他立即报告上级请求急救。

葛江洲和孙少周见伤口太大，都不敢处理，只好轮换着背他下山。营教导员带着军医也随后赶到。军医检查了戴帅的伤口，简单处理后直接送到山下的团卫生队，后来手术缝合15针，住院治疗康复后，戴帅又返回哨所。

团长李广华听说戴帅的故事后非常感动，专门来到卓拉哨所。见到戴帅，李广华第一句话就问他后悔不？戴帅说，不后悔，也永远不会后悔。团营连那么多战友救助他，让他早已忘记了疼痛，留在心中的只有感动。虽然脸上留下了一个大伤疤，但那是卓拉哨所的光荣花和“军功章”，连父母都说他是好样的兵！

李团长又问，将来会不会影响找对象？戴帅说，不会！爱我的人，一定会爱我戍边的伤疤！小伙子不假思索的回答让团长拍拍他的肩膀，由衷为他点赞。

在卓拉哨所，虽然自然环境艰苦，但李广华看到官兵们不分你我，亲密无间，连女朋友来信都一起看，那一张张开心快乐的笑脸让他内心受到了深深触动。

他后来不止一次在全团干部大会上讲，每次去卓拉哨所检查都是一次受教育。那个“天上的哨所”似乎有着某种魔力，吸引着他一去再去。

西藏的山高，山连着山，山恋着山。西藏的军人比山更高，他们守卫着山，热恋着山，对雪山、对祖国、对人民情深似海，情高如山，忠诚守护着心中的喜马拉雅！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火红的背影

■张亚丽

6月29日，被称作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家”李迪走了。李迪是一个老兵，军人的经历锻造了他雷厉风行、深扎实干、以苦为乐的作风；李迪更是一位积淀丰厚、才思敏捷、勤奋高产的作家。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长年奔波于山南海北，从丹东派出所到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从无锡小镇的街道民警到边远地区的加油站女工……他马不停蹄，以蓬勃的激情与才华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，抒写着这片热土上一个个动人的时代篇章。

在云南当战士时，李迪就开始在《解放军报》上发表作品，1980年他的小说《这里是恐怖的森林》曾在军报上连载。离开部队后，他一直笔耕不辍。仅2016年以来，他在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近十本著作，他的最后一本书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也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作家出版社入选中宣部重点出版工程的“脱贫攻坚系列报告文学”中的一部，也是写作过程最让我们出版社感动的一部。这次，70岁高龄的他像往常一样从中国作协领了任务，立刻就踏上了奔赴湘西苗寨十八洞村的采访道路。半个月里，为了更好更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，他不顾高寒山区的阴寒潮湿，坚持吃住在条件艰苦的苗寨里，以极大的热忱跋山涉水，走村访寨，与村民面对面、心贴心，带回了扎实丰富的苗家故事。然而，连日的劳累使他倒在了病床上……在我们等待书稿的日子里，群众出版社副总编李国强发微信给我：“《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》迪老写得很艰难，完全是在病床上完成的，我尽力帮他做些文稿整理的事情，每一篇写好后他都先发我替他校对一遍。从第五篇开始，初稿完成后迪老已经没有力气再看一遍了，直接发给我校改了……”时间急迫，我社编辑拿到书稿后夜以继日，赶出了样书，与我社同样争分夺秒出炉的他的另一大作《永和人家的故事》，第一时间递到了昏迷中的李迪床前。当主治医生将书举在他面前、大声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时，他竟然奇迹般地点了点头……

如今回想，我初见李迪是在解放军报社组织的一次活动上。刚到楼下，就见到一位着红衣戴墨镜的老者一团火般地迎来，亲热劲儿宛如自家大哥。这次活动的参加者基本上是曾任或现任京城各报刊社的编辑们，老中青俱有，活动结束后，大家建了个群，推举李迪为群主。李迪是一个热心负责的群主，是群里的灵魂人物，群里人的大小事他都操心备至，付出百分之一百的热情去帮助。他很爱发“相亲相爱一家人”那个表情图，一群小朋友手拉手快乐地转圈跳舞，让我乐而忘忧，犹如置身于温暖的大家庭之中。

我和李迪老师交集最多的是关于猫和花。李迪爱猫，除养了几只家猫外，小院里还照顾着几只流浪猫，经常发或逗趣或感人的照片到群里。我则见猫忘忧，前几年收了一只黑白花的小猫，取名“张小咪”。有一天，调皮好奇的“张小咪”趁人不注意溜出去了，等天黑还没回来。我着急了，在群里发信息求助。群友们各种分析各种支招，尤其李迪以多年的经验坚定地判断——“它一定会回来！”他的话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安慰。果然第二天一早，小小的身影已然灰头土脸地蹲在门口。得知消息的李迪马上细心地嘱咐我，千万不要训斥，要抱抱，给点好吃的安抚安抚。啊？犯了错还给这待遇？“是的，要让它感到家的温暖！”好吧，我相信李迪。之后，在他爱心爆满的庇护下，“张小咪”在家里更是无忧无虑，快乐无比。

李迪还是种花能手，经常在群里传授园艺经验，二月兰、鸢尾花、紫罗兰……他尤爱牡丹，几次下洛阳采访牡丹种植能手小毛，文章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。每到四月牡丹花开，他便在群里晒小院美景，惹得我也想种几棵。热心的李迪不顾我多次阻拦，亲自跑到洛阳帮我挑选。清早高铁去，傍晚高铁回，如何种植，怎么注意，细细叮咛……本说好今年四月花开，李迪带领朋友过来赏花饮酒，不想整个冬春他都因腰疾卧床不起。五月初我整理书架，请人送给爱书的李迪一箱文学图书和治疗腰疾的护腰药物等，回来说他已能下地走路，我很是欣慰，以为随着天气转暖，他的病终于要好起来了。可是五月底却传来李迪住院的消息，原来他在湖南采访时感染病毒，引发了严重的心脏问题。手术前的一天晚上，李迪突然打电话给我，问及两棵牡丹没有开花的事。我当时很奇怪，因为四月份他已经向小毛问清楚了原因，并将对话截图转给了我，怎么现在突然又问起这个？我连忙把截图又转回他，并请他少操心，大家都等着他早日康复再欢聚呢。后来我了解到，术前他给很多朋友打了电话，大大小小的事问了个遍。他一定有所预感，靠谱守约负责任的李迪还有多少世间事放不下啊。窗前这珍贵的牡丹花苗，明春我又该如何面对你花开时的笑靥啊！

李迪6月1日手术，7月1日告别，都是贴合他性情的大日子。这期间朋友们每天心情大起大落，如同坐过山车。先是手术很成功，后是发生感染，大家每天祈祷，翘首盼望奇迹的发生。是呀，李迪这样生命力旺盛，历经坎坷却越活越扎实的作家本就该创造奇迹的，这些年他完成了多少年轻作家都没能力没体力完成的大作呀！谁都不相信活力四射、正在创作顶峰的李迪真的会撒手离开他无限热爱的文学和世界。可是，李迪老师终是回不来了……

前些天，我拿到了刚刚出版的李迪的新作《永和人家的故事》。捧着溢满墨香的书，仿佛那个总是一身红衣、热情似火的李迪就站在我面前，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着他采访中的感动。记得我曾劝他：迪兄悠着点，别太累了！可他认真地回答，他们的故事太打动我了，我不能不写他们。而今，在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中，我分明看到一个火红的背影仍在不知疲倦地跋涉着……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乡愁长长

■王 平

你在海那头，
我在海这头。
浅浅的海峡连接着两头。
一头的沙滩上，
老船长额头的皱纹里盛满着人文
　始祖、故土乡愁。
一头的船泊处，
老艄公眉眼的神态中盈装着百世
　风俗、祖辈坟丘。
海的那头孩童们放游着漂流瓶，
高高的山壑在里头。
海的这头娃娃们漂弋着纸船，
宽宽的川流在里头。
一头的学子们在默念着尧舜禹汤，
一头的书郎们在高诵着秦汉大唐。
一头的黎民们在呼唤着根脉两地
　同一宗，
一头的百姓们在呼喊着乡音两域
　同样稠。
乡愁啊维系着两头，
两头啊深藏着乡愁。
斯诚兮少时执念，
我的书签夹在你的书里头。
斯诚兮老时梦幻，
你的鸿书落在我的肩上头。
但愿啊但愿，
我侬归一，灵魂相守。
一筏溪水，一捻云游，
一念祯祥，一襟乡愁。

清 泉（中国画） 林 凡作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肩上的堤坝

■孙 进

2020年7月8日，由于连日大雨，安徽省东至县多处受洪灾，其中距离县城70多公里的青山乡东阳村尤为严重，后山的水库出现管涌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武警安徽总队池州支队官兵接讯后，迅速赶往现场。车过不去的地方人就下车蹚过去，人到不了的地方就用冲锋舟冲过去。村庄里，有之前不愿意转移的人家，有因为年迈走不动的老人，战士们一边对他们做疏导工作，把身上的救生衣脱下来给他们穿上，一边帮助他们收拾东西，准备转移。东至中队司务长李利把一位老人背在身上，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。他尽量把老人往上背，生怕她在水中待久了导致感冒。把老人背到安全地点后，患有腰肌劳损的李利腰酸痛得好长时间直不起来。”

处置完青山乡灾情后，部队接讯准备赶往受灾严重的泥溪乡。无奈中间道路被淹，只好转道江西鄱阳县。到达鄱阳县后，车辆被阻在谢家滩镇，部队准备掉头返回时，周边群众围了上来。当地乡党委书记向现场指挥员求助，说前方洪水处还有25人被困。上游鄱阳湖破圩，洪水肆虐了整个镇。停水停电，网络不通，当地群众联系不上外界，心急如焚！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，所有人开始搬卸冲锋舟。

“干部带头先上！”考察完水势后，支队政治工作处领导带领宣传干事、乡党委书记和两名船艇操作手往镇中央驶去。受困群众早就爬上了楼顶，他们朝船艇挥手、呼唤。水流急，船停不稳，发动机打到杂草，时不时地熄火，小艇几次险些侧翻。路过一家商店时，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趴在窗口，他瞪大眼睛看着外面，对危险一无所知。“先救孩子！”小艇冲向房屋。他们一边攥住房屋外面的绳索控制艇身，一边用手托住孩子，把他举在头顶。目睹这一幕，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。这个过程是3分钟。3分钟，救了这一家三口，也成了这场救援的开端。

7月10日正午，官兵们刚刚拿起手中的碗筷，警报声就响了起来。“长江香口段龙江水厂发生大管涌，情况紧急！”部队接讯后迅速赶至一线。口子直径近1米，水不断向外涌。走上大堤，另一面，江水漫过公路，淹没了居民楼。指挥员把部队分成三组，适时轮换，确保所有人体力充沛，任务衔接顺畅。上堵下排、反滤渗透，按照技术人员的指点，经过近9个小时的努力后，终于完成初步的封堵。然而，当晚21时，狂风大作，大雨倾盆，一个小时后，大堤又出现两处小口，原管涌口也扩大了流径。战士们冒雨修补，原来的机动组也加入到战斗之中。龙江水厂负责供应全县的自来水，一旦被洪水侵袭，全县50万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。11日凌晨1时，趁货车拉沙土的时机，官兵们原地休整。他们把麻袋铺在地上，把铁锹当枕头，很快沉入梦乡。雨水从他们的脸庞滑落。夜深人静，四周只有管涌口簌簌的流水声和渐行渐远的货车鸣笛声。怕大家感冒，指挥员决定把他们叫醒，但听到他们沉沉的鼾声时，又实在于心不忍。于是，他就一个个轻声提醒他们背靠着背休息。那天，部队连续奋战18个小时，干到早晨6点才结束。

同样是堵塞管涌，尧渡河的情况更加令人担忧。这条河连通长江，辐射全县，一旦有任何闪失，谁也不敢想象。据当地气象局和水利局消息，池州市全市已经进入防汛二级响应。尧渡河水位已超过历史警戒水位，城区多处发生管涌，未来2至3天，可能有大到暴雨，形势不容小觑。决不打无准备之战！7月13日，支队紧急派出100名兵力，到达现场后，迅速按照编组展开行动。作业、搬运、导调，同步进行，分类实施。多日奋战，官兵们手上都磨出了水泡，但没有一个人退缩。中午开饭时，短短3分钟，几乎所有人都吃完了饭，又投入到战斗中。2002年出生的张亮刚满18岁，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抗洪抢险。他说今天的任务是和战友一起装满一万袋沙土！14日凌晨1时，他们实现了这个目标。

一昼夜，官兵们用肩膀扛起沙袋筑起了一道堤坝。清晨，在朝阳的映照下，那道坚固的堤坝矗立在洪水中，挡住了肆虐的洪魔，守护着一方安宁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 第4905期

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.80元 零售 每份0.80元 昨日（北京版）开印3时25分 印完4时45分